

印順導師對大乘三系的辨異與融貫

第一節 史實辨異與慈悲融貫

「佛法與現實佛教界有距離」，是一向存在於內心的問題。出家來八年的修學，知道為中國文化所歪曲的固然不少，而佛法的漸失本真，在印度由來已久，而且越來越嚴重。所以不能不將心力，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。這一時期的寫作與講說，也就重在分別解說，確定印度經論本義，並探求其思想的演化。當時，我分大乘法義為三論——性空唯名論，虛妄唯識論，真常唯心論。這一分類，大致與虛大師的大乘三宗——法性空慧宗，法相唯識宗，法界圓覺宗相同。在〈法海探珍〉中，曾以三法印——諸法無我，諸行無常，涅槃寂靜，作為三系思想的不同所依。著重於三系的分解，所以寫的與講的，著重於此。如屬於性空唯名論的，有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》，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》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《中觀今論》，《性空學探源》。屬於虛妄唯識論的，有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《唯識學探源》，《解深密經》。屬於真常唯心論的，有《勝鬘經講記》，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《阿跋多羅楞伽寶經》。我在師友間，是被看作三論宗的，而第一部寫作，是《唯識學探源》；第一部講錄成書的，是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這可以證明一般的誤解了！在所講的經中，《解深密經》僅講「勝義了義」章，在演培的《解深密經語體釋》裏，可能含有我的部分意見。《楞伽經》，沒有講圓滿。後來在臺灣又講了二次，應該有記錄，但沒有成書。現在僅保留我對《楞伽》全經的科判——五門，二十章，五十一節的名目。我的講解，從不會拈出一字一句，發揮自己的高見，也沒有融會貫通。雖然所說的未必正確，但只希望闡明經論的本義。為了理解三系經論的差別，所以講解時，站在超宗派的立場，而不是照著自己的見解去解釋一番。

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13~p.14

四十八年（五十四歲）：去年年底，到王田善光寺度舊年，才完成了《成佛之道》。這部書，起初（四十三年）在善導寺共修會，編頌宣講；四十六年下學期，又增補完成，作為新竹女眾佛學院講本，又為偈頌寫下簡要的長行解說；到這一年的年初才脫稿。

《平凡的一生（重訂本）》p.159

在這一期中，唯一寫作而流通頗廣的，是《成佛之道》。這是依虛大師所說——五乘共法，三乘共法，大乘不共法的次第與意趣而編寫的。先寫偈頌為聽眾講說，再寫偈頌的解說。其中，貫通性空唯名、虛妄唯識、真常唯心——大乘三系部分，是依《解深密經》及《楞伽經》所說的。不是自己的意見，但似乎沒有人這樣說過，所以可說是我對大乘三系的融貫。

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22~p.23

法性本無二，隨機說成異。了義不了義，智者善抉擇。（《成佛之道》本頌）

解脫生死，成佛，都是依現證「法性」而成就的。法性——一切法的真實相，「本」來是「無二」無別，「遍一切一味相」。二乘、菩薩、佛，都是證入這同樣的法性。經說「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」，其實無為法說不上差別，只是依智證淺深而說差別。如虛空本無差別，因方器、圓器，而說為方空、圓空一樣。佛是依緣起而覺證法性的，也就依緣起而開示法性。這雖本無差別，但在「隨機」巧「說」時，不能不「成」為別「異」的教說。因為法性甚深，如依甚深義說，有些人不但不肯信受，而且還會誹毀。這樣，佛就不能不有善巧的異說了。以大乘法來說，可條別為三大系，太虛大師稱他為：法性空慧，法相唯識，法界圓覺。我也曾稱之為：性空唯名，虛妄唯識，真常唯心。名稱不同，內容大致一樣。古代賢首宗，判大乘為：法相宗，破相宗，法性宗，也還是這大乘三系。這三系，有時會使人迷惑，不免有互相乖角的情形。因為都是以自系為了義，以他系為不了義的。如賢首宗，立宗於第三系，以法相，破相為權教，以自宗為實教。瑜伽宗（唯識宗），立宗於第二系（虛妄唯識），自稱「應理宗」；而稱第一系為惡取空者，第三系為此方分別論者（中國的佛教）。立宗於第一系之三論宗，自稱「無所得大乘」，也不免有過分彈破餘系的學者。這都是以自系為「了義」，以他系為「不了義」的。各有經典可證，也各有自稱為了義的論證，所以是始終不易消解的論爭。這是有關於法性的，般若修證的，是不可以籠統顛預過去的！到底什麼是了義不了義？到底誰是了義，誰是不了義？「智者」應「善」巧「抉擇」，才能徹見佛法的真實宗旨，也明了佛說的方便大用。

關於法性般若，上來雖依般若經論而略為解說，如餘系的學者讀起來，是會不同情的；所以又不能不略說三宗。現在撇開後代學者的異見，直從根本經論中去求一消息。雖不一定盡合讀者的口味，也還不致是自己的成見。

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69~p.371

第二節 直說性空唯名系

諸法從緣起，緣起無性空；空故從緣起，一切法成立。現空中道義，如上之所說。（《成佛之道》本頌）

先說依《般若》，《中觀》等經論的大乘性空唯名系。

首先要說明：印度的大乘教學（小乘也一樣），都是要安立一切法的。善惡業果，生死流轉的迷倒，是怎樣而有的。這是極根本的理論，依著而開示人天善法。反過來，怎樣的徹悟法性，斷惑證真，成立三乘聖法。要從怎樣的修習過程，達到涅槃與菩提的圓成。這實在就是苦、集與滅、道的二大門。這雖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完滿通達的，而真正弘宣大乘佛教者，始終是不會忘失這些問題的。從經論的教證看來，大乘佛法的三系不同，主要在成立一切法的見地不同；最根本的是，業果怎樣安立。

《無盡意經》說：顯示世俗的，是不了義經；顯示勝義的，是了義經。顯示名句施設的，是不了義；顯示甚深難見的，是了義。顯示有我，是不了義；顯示無我、空、無生，是了義的。這也如《三摩地王經》等說。這樣，《般若經》、《中觀論》等，深廣宣說無自性、空、不生滅等，是了義教，是義理決了、究竟，最徹底的教說。依於這一了義的立場，一切我、法，都是世俗的，假施設的。從生死業果，到三乘道果，就是涅槃，凡是安立為有的，都是「唯名，唯假」的，名言識所成立的世俗有。如從勝義觀察起來，一切是無自性而不能安立的。這就是「於無住本，立一切法」，而非從真如實相中去成立一切。這如《般若經》說：「世間名字故有須陀洹，乃至阿羅漢，辟支佛，諸佛；第一實義中，無知無得，無須陀洹乃至無佛。……六道別異，亦世間名字故有，非以第一實義。……第一實義中，無業無報」。「我如幻如夢……佛道如幻如夢……我說涅槃亦如幻如夢。若當有法勝於涅槃者，我說亦復如幻如夢」。這是一切如幻如化，唯是世俗假名施設的確證。

中觀者貫徹了這性空唯名的深見，說色心，染淨，世出世「法」，都是世俗假施設的（「亦為是假名」），是「從緣」而「起」的。這本是佛在《勝義空經》所說的根本立場。凡是「緣起」的，就是假名有，以勝義觀察，一切是「無」自「性」而「空」的，沒有一法可以安立的。但這不是說，無性空破壞了一切，不能成立一切法，反而如不是無性空的，有自性的，那就是實有法。實有、自性有法，就不用從緣而起。這就未生的不能生，未滅的不能滅，凡夫決定是凡夫，不能成佛了！好在由於「空故」，是極無自性的，所以要「從緣」而「起」；依於因緣，「一切法」都可以「成立」。行

善得善報，作惡的得惡報。迷著了流轉生死，悟證了就得解脫。而且，以性空的緣起觀一切法，所以不著生死，也不住涅槃，廣行菩薩行而成佛。不空，什麼都不能成立；空，一切都能成立，這如《中論·觀四諦品》，《迴諍論》的堅決論證。如說：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。「若誰有此空，彼有一切義」。依無自性空相應的緣起義，立一切法。所以約世俗假施設說，是如幻而「現」的；約勝義無自性說，是「空」的。幻現不礙性空，性空不礙幻現。空假無礙，二諦無礙的「中道義」，為性空宗的了義說。這就是「如上」般若波羅蜜多中「所說」的。

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71~p.374

第三節 應機說虛妄唯識系

一切法無性，善入者能入。或五事不具，佛復解深密。（《成佛之道》本頌）

次說虛妄唯識系，以《解深密經》，《瑜伽論》等為宗依。玄奘所傳的法相唯識，最能表達這一系列的意趣。《般若經》被說為第二時教（小乘是第一時），《解深密經》是第三時教。無著傳出《瑜伽論》，也是在龍樹以後。所以，這一系列經論，比般若經論要遲一些。

勝義，是一切法的究極真性，沒有更過上的，所以勝義就是了義。這是中觀論者，承《般若》、《無盡意經》而確立的見地。但《解深密經》以了義與深密（不了義）相對論：說得顯明易了的，是了義；說得深隱微密的，是不了義。因此，在勝義諦中，又有深密與了義的分別。依佛說的《解深密經》去理解，勝義法空性，所以有深密與了義，是根機的問題。如經上說：「一切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。於是經中，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，已清淨諸障，已成熟相續，已多修勝解，已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。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於我甚深密意言說，如實解了。於如是法，深生信解；於如是義，以無倒慧如實通達。依此通達善修習故，速疾能證最極究竟」。這可見，對於「一切法無性」的教說，像這類根機成熟的，已有「善入」甚深法性的能力，就能以無倒修慧，「能」證能「入」，也就不需要佛說《解深密經》了。但「或」有「五事不具」足的，對於一切法無性的教說，就有了問題。經上說：種上品善根，清淨諸障，成熟相續，多修勝解，但還沒有積集上品的福智資糧。這一類有情，有的聽了，就覺得甚深甚深，雖能信仰，但不能解了。有的聽了，雖能信仰，不能解了，卻要照著自己的意見去解說。以為一切法無自性空，就是什麼都沒有（龍樹稱之為方廣道人）。結果是對自己毫無利益，反而退失智慧。從他聽法的人，有的跟著他執著無見，有的就反對一切法性空教。還有，五事都不具足的，聽了一切法無性空的教說，不信不解說：「此非佛語，是魔所說」。正如龍樹所說：「聲聞五百部，……聞說般若諸法畢竟空，如刀傷心」。對於這信而不解的，信而誤解的，不信又不解的，「佛」所以又說「解深密」經：「我依三種無自性性，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」。簡單的說：依三無性，遣除遍計所執性，說一切法無自性。其實，緣起法——依他起性，寂滅法性——圓成實性，是有自性的，並非一切都沒有。有的是非有，有的是實有，這才不信不解的，也不反對了。誤解以為什麼都沒有的，也不誤解了。有信而不解的，也可依著進修了。依經文的敘述去了解，在五事具足的，於一切法無自性

空，能成立一切法，能修能證的根機來說，這還不是了義教嗎？如根機不夠，五事不具足，於一切法無自性空，不能成立一切法，或者破壞一切法，這才成爲深密難解，而需要佛的淺顯解釋了。龍樹論意也如此：如大海，人以爲極深，而羅敵羅阿修羅王，站在大海裏，水不過臍，這深個什麼呢！又如山民聽說鹽能美味，就抓一把鹽來吃，結果是鹹苦不堪。鹽能美味，這在一般人，是怎樣的明白，而在無知的山民心裏，卻成爲秘密難懂了。所以深與不深，密與不密，不在乎法的本身，而在乎聽眾的根機。這樣，《般若經》等說一切法無自性空，一切唯名唯假，對般若法會的根性來說，是究竟的了義教。不過在五事不具的根性看來，深而又密，這所以又要解釋一番，淺顯明了，能信能解，覺得這才是了義法門。

或是無自性，或是自相有。（《成佛之道》本頌）

無著所傳的瑜伽法門，依《解深密經》的顯了說，站在五事不具的根性來說話。以爲：一切無自性，一切假有，這是等於說什麼都沒有，是不能成立一切法的，所以應有假有無自性，實有自性的二類，「依實立假」才對。如說：

「譬如要有色等諸蘊，方有假立補特伽羅；非無實事而有假立補特伽羅。如是，要有色等諸法實有唯事，方可得有色等諸法假說所表；非無唯事而有色等假說所表。若唯有假，無有實事，既無依處，假亦無有，是則名爲壞諸法者」。

這在《解深密經》中，就分世俗爲二類：「云何諸法遍計所執相？謂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別，乃至爲令隨起言說。云何諸法依他起相？謂一切法緣生自性」。遍計所執相：「此由假名安立爲相，非由自相安立爲相，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」；而依他起是：「此由依他緣力故有，非自然有，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」。所以這一系列的根本立場：「或是無自性」的假有，叫做假說自性，遍計所執相。「或是自相有」的「實有唯事」，叫做離言自性，依他起性。因緣生法是自相有的，是一切法的緣生自性。或說爲十八界性，界也就是自性不失的意義。這不是執著而實有性的，從因緣生時，就是這樣自性有的，這與中觀者看作戲論相，似有而實非有的見地，有著根本不同。至於依法而執爲實有，是無自性的，那是二家公認的了。

依佛的教說來看，是毫無諍論的。五事具足的，於一切法無自性空，一切唯假名，了解得空是不礙有的，依空所以成有的，能成立一切法，也就能信解而如實通達了。五事不具足的，以爲一切空是什麼都沒有，空就是沒有，這當然不能成立一切法，不

免誤解，那麼依淺顯明了的新解說，說有自相有的「實有唯事」，也就可以信解一切法空，而漸入佛道了！但後代的瑜伽學者，不能體解如來說教的意趣；不知彌勒、無著的教說，是爲了五事不具的根性而說。反而以爲：不問根機怎樣，非要依《解深密經》的了義說不可。這樣，問題就來了。一、以爲《般若經》的一切法空說，佛當然如實通達，但說得不明顯，容易誤會，所以非依《解深密經》的新解說不可。二、雖不敢指斥龍樹，但解說爲龍樹的意思，與自己（解深密說）一樣，反而堅決反對中觀者——一切法性空，一切唯假名的了義說。甚至說：「不應共語，不應同住」，掀起宗派的鬥爭！假使能想起還有五事具足的根機，有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的深見，那也許可以各適其機，各弘其道，而不必爭執了！

緣起自相有，即虛妄分別。依識立緣起，因果善成立。（《成佛之道》本頌）

「緣起」而「自相有」的，就是依他起性。依他起是一切緣起法，但唯識大乘是以唯識爲宗，所以依他起是以「虛妄分別」爲性的，也就是有漏識（眾生從來沒有無漏現行）。識有八種，但「根本分別」，爲一切法所依止的，是稱爲「所知依」的阿賴耶識。「依」阿賴耶根本「識」爲依，而「立緣起」所生的一切法。阿賴耶識，譯爲藏識，含藏有無量種子。依種子生起現行——七識及相應心所，根、塵、器世界；一切法生起時，又熏習成種，藏在阿賴耶識裏。這樣，阿賴耶識爲種子性，一切「因果」都能「善」巧地「成立」了。唯識學者是以自相有立一切法的，所以因果也是自相有的。阿賴耶識爲種子性，名爲「分別自性緣起」。如眼識種子生眼識，耳根種子生耳根，貪種子生貪，青色種子生青色，黃色種子生黃色，有漏種子生有漏，無漏種子生無漏。什麼種子生什麼現行，什麼現行又熏成什麼種子。這種種子性，稱爲「親生自果功能差別」，是自性生自性的因果觀。不過自種子而外，還要其他的現緣，才能生果，所以叫依他起。這可見依自相有種子，生自相有現行的唯識因果觀，與無自性空的因果觀，是怎樣的差別了！

心外法非有，心識理非無。達無境唯識，能入於真實。（《成佛之道》本頌）

依虛妄分別識，種子生現行，現行熏種子的因果來說，「心外法」是「非有」的。眾生直覺得外境實有，是客觀存在的色——物質。甚至反省起來，心也好像是所對的境界。這是無始來的錯亂妄執，由此而執我、執法，都是遍計所執相的，是空無自性

的。然假必依實，自相有而爲一切假所依的「心識」，論「理」是「非無」的。如心識也沒有自性，那就一切都不能成立了。識是虛妄的，但是自相有的。由於無始以來，心境相應，熏習成種子。所以識從自種子生時，那以識爲性的境相種子，也就生現行，而現起能分別，所分別二相。好像是心境獨立的，其實境不離心，以心識爲性的。心外的境相雖沒有，而不離心識的境相，也是有的，從自種子生的（這名爲性境；如依心識的想像妄執而成的，才是沒有的）。所以依他起的一切因果，都能成立，不過說一切以識爲性罷了！這都是自相有的，不可說是空無自性了。

依唯識而成立因果，也就依唯識而立迷悟。眾生不了解外境是唯識的，是顛倒錯亂，爲執我、執法的根源。因妄執，起煩惱，造業，這都熏習在阿賴耶識裏。業種成熟時，隨業受報，阿賴耶識就名爲異熟識，成爲生死輪迴的主體了。反之，如依觀而通「達」實「無」外「境」，是無自性的，是「唯識」所現而立的，這就能於依他起而知遍計所執空。如境相空不可得，虛妄分別識也就因失去對象而不生。境無所得，識也就無所得，就「能」悟「入於」唯識「真實」性——空相，真相。真實性是依他起自性離執所顯的，所以也不能說是空的。如說：「唯所執、依他，及圓成實性；境故、分別故，及二空故說」；「依識有所得，境無所得生；依境無所得，識無所得生。由識有得性，亦成無所得；故知二有得，無得性平等」。

識有所得，有自相，依此而成立因果，迷悟，爲虛妄唯識系的要義。這對於五事不具的根性，真可說是善巧極了！而且依實立假，本是小乘一切有系的根本立場。一切法的實有性，十八界的實有性，以唯識義來解說，這對於攝化小乘有宗而向於大乘一切法空性的教說，不能不說是佛菩薩的難思方便！

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74~p.383

第四節 善巧抉擇真常唯心系

或以生滅法，縛脫難可立，畏於無我句，佛又方便攝。（《成佛之道》本頌）

再說真常唯心系。這是依如來藏——如來界，眾生界，自性清淨心等為本依的。如《如來藏》，《勝鬘》，《楞伽》等經，《寶性》，《起信》等論說。在印度及中國，這一系的弘揚，是比般若經論遲一些。

中觀者依徹底的我法無自性（無我）說，緣起是如幻的生滅，與無常、無我的法印相合。唯識者依自相有的立場，說一切法是生滅無常的；種子六義中，第一就是「剎那滅」。對於沒有補特伽羅我，也是徹底的（小乘說一切有及經部，也與唯識相近）。但這在稱為「附佛法外道」，及神教徒，是極難信解的。沒有我體，怎麼會有輪迴？剎那生滅，那前生與後生，又怎樣連繫？這是佛法中的古老問題，如說：「我若實無，誰於生死輪迴諸趣」《楞伽經》說：「陰、界、入生滅，彼無有我，誰生？誰滅？愚夫者依於生滅，不覺苦盡，不識涅槃」。大慧菩薩這一段問話，就是代表了一般愚夫——覺得無常、無我，不能成立輪迴，也不能成立解脫。在愚夫的心想中，一切是生滅的，生滅無常是苦的，那就不能發現盡苦得樂的希望了！這似乎非有常住不變的我才成。所以佛法內，佛法外，都「或」有這一類眾生，「以」為「生滅法」，對於繫「縛」生死與解「脫」涅槃，都是「難可」安「立」的。這類眾生，佛說是「畏於無我句」的，就是聽了無我，而怕繫縛解脫不能成立，死後斷滅而畏怯的根性。對於這，「佛又」不能不適應他們，以善巧「方便」來「攝」化了，這就是如來藏法門。

如來藏說，佛說的經典不少，會使人生起一種意解：在生死眾生，或眾生心中，有如來那樣的體性存在，而具足智慧德相，或說相好莊嚴的。這與印度的神我說，很接近。所以西藏的覺囊巴派，就依十部大乘經——如來藏說教典，成立神我體系的大乘佛教。中國內地也有這一類，以真我的體驗，作為最高的法門。好在佛知道眾生愚癡，預先在《楞伽經》裏，抉擇了如來藏說的真意義。這是攝化計我外道，而實際與大乘法空性，是一脈相通的。

甚深如來藏，是善不善因。（《成佛之道》本頌）

大慧菩薩所代表的眾生，要求生死輪迴的主體，本有涅槃佛體，佛適應這類根性，所以說如來藏。如說：「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。能遍興造一切趣生，譬如伎兒，變現諸趣。……自性無垢，畢竟清淨」。如伎兒的變現諸趣，可說是輪迴主體。自性無垢，畢竟清淨，就開示了佛身與涅槃的本有，這如一切如來藏經廣說。

如來藏是「甚深」的，如來徹底體證，了了明見；其他利根深智的大菩薩，才能分證。爲什麼叫「如來藏」呢？圓滿究竟的佛，在眾生因地，可說本來就成就了。如說：「如來藏自性清淨，轉三十二相，入於一切眾生身中。如大價寶，垢衣所纏。如來之藏，常住不變，亦復如是；而陰、界、入垢衣所纏，貪欲、瞋恚、不實妄想塵勞所污」。所以如來藏可解說爲：含攝如來一切功德，而主要是爲雜染法所覆藏。因此，如離了煩惱藏，如來藏也就名爲法身了。以如來藏爲輪迴解脫的主體來說：「即此法身，過於恆沙，無邊煩惱所纏，從無始世來，隨順世間，波浪漂流，往來生死，名爲眾生」（這就是《楞伽》的「譬如伎兒變現諸趣」）；「眾生界即法身，法身即眾生界」。眾生與佛，平等無差別。所以在眾生叫眾生界，在菩薩叫菩薩界，在如來叫如來界。這一法門，在外表上，與印度的吠檀多哲學，大梵（法身）小我（眾生界），是非常類似的。

依如來藏，成立生死與涅槃，眾生與佛，所以說：「是善不善因」，就是爲不善的生死雜染因，也爲善的清淨佛果因。但因是多種多樣的，如唯識學有十因，有部立六因，這到底是怎樣的因呢？有些學者，受到一本萬殊——從常無而生妙有的玄學影響，以爲：善與不善，是如來藏所本具的，以如來藏爲體的，從如來藏所生的。關於這，這裏不能多說。總之，印度的如來藏爲因，是自有意義的。如《勝鬘經》說：「如來藏離有爲相，如來藏常住不變，是故如來藏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；世尊！不離不斷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。世尊！斷脫異外有爲法，依、持、建立者，是如來藏」。這樣的文句，《無上依經》，《寶性論》，都是一樣的。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，這就是因；是增上緣，能作因。例如四大能造造色，決非以四大爲體而發生造色，是依「生、依、立、持、養」——五因而說造；是說不離四大，而造色才可以生起（《楞伽經》的「如遍興造一切趣生」，也是這樣的造）。五因中的依、立、持——三因，也就是經說的「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」了。所以，善與不善，依如來藏而有，而不是以如來藏爲體，從如來藏生出來的。爲什麼如來藏可以爲因——依、持、建立，就因爲是常住不變的。儘管輪迴諸趣，解脫涅槃，如來藏是常住不變的，爲這一切所依止的。有了常住不變的，那些聽說無常無我，而怕輪迴與解脫無著落的，也就可安心了。如來藏爲依止因，可以舉例解說。如太陽，烏雲，依止虛空而有，與虛空不相離。但太陽與烏雲，並不是以虛空爲體，也決非從虛空生出來的！如來藏爲生死涅槃因，也就是這樣。

如來藏怎樣的爲不善因？無始以來，就有那些與如來藏不相應的，相離的有爲法——陰、界、入，貪、瞋、癡等無邊煩惱，都依如來藏而有；如灰塵的依明鏡而有

一樣。有了這些，生死雜染就流轉不息了。這些都是依如來藏而有的，所以說：「依如來藏故有生死」。怎樣為善因呢？無始以來，就有那些與如來藏相應的，不可說異，不可分離的不思議佛法，也依如來藏而有；這就是佛性了。但這與如來藏相應而不異的，為什麼不說生，而說依呢？第一，這是無為法，不可以說生。還有，如有漏種子，在阿賴耶識中，是不可說有別異的。但只能說從賴耶中的有漏種子，生有漏現行，不能說從阿賴耶識生。如說一切從阿賴耶識生，就有一因多果的過失了。所以說不異不離，也不能就說是一。同樣的，眾生本具的，能為無漏清淨德性因的，與如來藏不能說有別異的，也只能說「依如來藏」，為依、為持、為建立。總之，佛是說有「常住不變」的如來藏，為善與不善所依，而一切法都能成立。

無始習所熏，名為阿賴耶。由此有生死，及涅槃證得。（《成佛之道》本頌）

佛說如來藏，主要是以常住不變，自性清淨的法體，作為生死與涅槃的所依。如來藏在陰、界、入中，也就是在眾生身心中，所以如來藏說，不一定與唯識的阿賴耶識相結合。但是，眾生是一切由心的；阿賴耶識是所知依的根本識，所以自然地形成：依如來藏而有阿賴耶識，依阿賴耶識而有一切法的思想體系。自性清淨的如來藏，在阿賴耶識（阿賴耶識是一切法的根本或中心）深處，所以到了《勝鬘經》，如來藏也就被稱做《自性清淨心》，與心性本淨說相合，展開了真心論的思想系。但這是真實心，是核心，心髓的心，切勿誤作一般的心。

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說：「無始時來界，一切法等依；由此有諸趣，及涅槃證得」。界，是如來藏，也是阿賴耶識。這裏面的聯絡是：如來藏是自性清淨的，但「無始」以來，就為虛妄雜染的戲論「習」氣「所熏」染，這就「名為阿賴耶」識。這如太空而為浮雲所蔽，成為不明淨的空界一樣。所以分析阿賴耶識的內容，有真相（如來藏）與業相（戲論熏習），這二者的和合，就是阿賴耶。這在無著、世親的唯識學裏，是不容易信解的，但這是依如來藏而有的阿賴耶識呀！

「由此」阿賴耶識的雜染種子——不離如來藏真相的業相，就「有生死」流轉的諸趣。如來藏常住不變，不離生死，所以也可說如來藏流轉諸趣。這正像虛空的隨方器而方，隨圓器而圓一樣。同時，由於阿賴耶識真相——如來藏，有不離不異的清淨性；這不是阿賴耶識所攝，而是法界所攝的（唯識宗的無漏種子，也這樣說，與經義相合；但說是有為生滅，就與經相違）。所以能厭生死，欣涅槃；能發心修行，破煩惱而有「涅槃」的「證得」。如徹底離一切妄染，成就一切清淨功德，那就是如來藏出纏，名為

法身，也不再叫做阿賴耶識了。

虛妄唯識與真常唯心二系，是適應不同的根性，開示不同的教說。但時間是前後相近，同以實有法為依而立一切法，同以心識為中心，所以又時常起著相互的影響。

佛說法空性，以為如來藏。真如無差別，勿濫外道見！（《成佛之道》本頌）

如來適應凡夫，外道，及一分執我小乘，說如來藏常住不變，流轉生死。又說：如來智慧德相，相好莊嚴，在眾生身中成就。如來藏是什麼呢？真的是無邊相好的如來，具體而微的在眾生身中嗎？真的是「外道之我」一樣，成為眾生，而體性就是常住清淨的梵嗎？如來慈悲方便，特在《楞伽經》中，抉擇分明：「佛」是「說」那一切「法空性」，稱之「為如來藏」的。如說：「我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大慧！有時，空，無相，無願，如，實際，法性，法身，涅槃，離（無）自性，不生不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，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。如來應供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，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。……譬如陶家，於一泥聚，以人工、水、木、輪、繩方便作種種器。如來亦復如是，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，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，或說如來藏，或說無我」。所以，如來藏就是甚深法空性，是直指眾生身心的當體——本性空寂性。所以要花樣新翻，叫做如來藏，似乎神我一樣，無非適應「畏無我句」的外道們，免得聽了人法空無我，不肯信受，還要誹毀。不能不這樣說來誘化他，這是如來的苦口婆心！如來的善巧在此，聽起來宛然是神我樣子，可是信受以後，漸次深入，才知以前是錯用心了，原來就是以前聽了就怕的空無我性。法空性——「真如」是「無差別」的，如《寶性論》說：「法身遍無差，真如無差別，皆實有佛性；是故說眾生，常有如來藏」。從無差別來說，在眾生就叫眾生界，在佛就叫如來界了。無差別法性，是常恆清涼不變的，佛以此為性，以此為身，所以叫佛性，法身。約真如法性的無差別說，佛是這樣，眾生也還是這樣，所以說一切眾生成就如來藏了。《楞伽經》說：「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」；「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」。《寶性論》說：使眾生遠離五種過，所以說佛性，第五種是：「計身有神我」。這點，是如來藏教學的信行者，應深刻注意，「勿」自以為究竟了義，而其實是「濫」於「外道見」才好！

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83～p.392

第五節 融貫大乘三系——歸宗法空性

方便轉轉勝，法空性無二。智者善貫攝，一道一清淨。（《成佛之道》本頌）

解說般若波羅蜜多，順便略觀法海的波瀾，現在作一結束。

從大乘三系看來，不得不讚歎如來的善巧「方便」，一「轉」一「轉」的，越來越殊「勝」！如來藏說，可說是不可思議的方便了！但考求內容——真實，始終是現證「法空性，無二」無別。如性空唯名系，以現觀法性空為主要目的，是不消說了。虛妄唯識系，雖廣說法相，而說到修證，先以識有遣境無，然後以境無而識也不起，這才到達心境的都無所得。因為說依他有自相，所以離執所顯空性，也非實在不可。但到底可破無邊煩惱，可息種種妄執。如能進步到五事具足，還不又歸入極無自性的現觀嗎？所以清辨闡實有空性為「似我真如」，大可不必！真常唯心系，雖立近似神我的如來藏說，但在修學過程中，佛早開示了「無我如來之藏」。修持次第，也還是先觀外境非實有性，名觀察義禪。進達二無我而不生妄想（識），名攀緣如禪。等到般若現前，就是「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」的如來禪，這與虛妄唯識者的現觀次第一樣。所以三系是適應眾生的方便不同，而歸宗於法空性的現證，毫無差別。

說到方便，第一、性空唯名系，能於畢竟空中立一切法；不能成立的，要以「依實立假」為方便，說依他自相有。這是最能適應小乘根性，依此而引導迴小向大的。但一般凡夫，外道，不信無常、無我（空），不能於無常、無我立一切法，佛就不能不別出方便，說一切眾生身中有如來藏了。這對於怖畏空、無我，攝引執我的（凡夫）外道，是非常有效的。攝化眾生的根機，從五事具足，到五事不具的小乘等，再到一般凡夫外道，攝機越來越廣，所以說方便以如來藏說為最勝，也就是最能通俗流行的理由。近見外道的《景風》說，如來藏佛性，與上帝及靈性相近，應特為貫通。這當然是外道想以此誘化佛弟子，值得大家警覺；但還是由於形式上類似的緣故。第二、於一切法空性立一切法，真是擔草束過大火而不燒的大作略，原非一般所能。但事實上，離此並無第二可為一切法依的。所以為了攝化計我外道，就密說法空性為如來藏。這是好像有我為依，而其實還是無我的法空性。對於五事不具，近於小乘的根性，經上又說：『佛說如來藏，以為阿賴耶。惡慧不能知，藏即賴耶識』。原來阿賴耶，還是如來藏。依如來藏而有無始虛妄熏習，名阿賴耶識，為雜染（清淨）法所依。不知其實是依法空性——如來藏；可惜有些學者，不能自覺罷了！如約有漏的阿賴耶識，這只能說是生死雜染法的中心。阿賴耶識也還是依轉識，要依轉識的熏習，與轉識有互

為因果的關係。所以，阿賴耶識只是相對的依止。

如賣藥一樣（《楞伽經》有醫師處方，陶家作器比喻），賣的是救命金丹。性空唯名系，是老店，不講究裝璜，老實賣藥，只有真識貨的人，才來買藥救命。可是，有人嫌他不美觀，氣味重，不願意買。這才新設門面，講求推銷術。裝上精美的瓶子，盒子，包上糖衣，膠囊。這樣，藥的銷路大了，救的命應該也多了。這如第三時教，虛妄唯識系一樣。可是，幼稚的孩子們，還是不要。這才另想方法，滲和大量的糖，做成飛機，洋娃娃——玩具形式，滿街兜售。這樣，買的更多，照理救的命也更多了！這如真常唯心系一樣。其實，吃到肚裏，一樣的救命。但能救命的，並非瓶子，盒子，糖衣，膠囊，更不是糖和洋娃娃，而還是那救命金丹。這叫做方便，以方便而至究竟。方便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所以「方便為究竟」的謬譯，真是害盡眾生！假使盒子，瓶子精美，竟然買盒子，瓶子，而不要藥，不吃藥，那可錯了！假使買了飛機，洋娃娃，越看越好，真的當作玩具玩，那真該死了！而且，糖和得太多，有時會藥力不足，有時會藥性變質，吃了也救不到命。所以老實賣藥，也有他的好處。三系原是同歸一致的，「智者」應「善」巧地「貫攝」，使成為「一道一清淨」，一味一解脫的法門，免得多生爭執。最要緊的是：不能執著方便，忘記真實。讀者！到底什麼是如來出世說法的大意！

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92～p.396

附錄 如來藏說之三系不同解說

本資料係依據《妙雲集》下篇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之〈如來藏之研究〉一文(p.336~p.340)整理條列而成；另參考《如來藏之研究》(p.15/p.45/p.130)暨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.1183~p.1184)之相關資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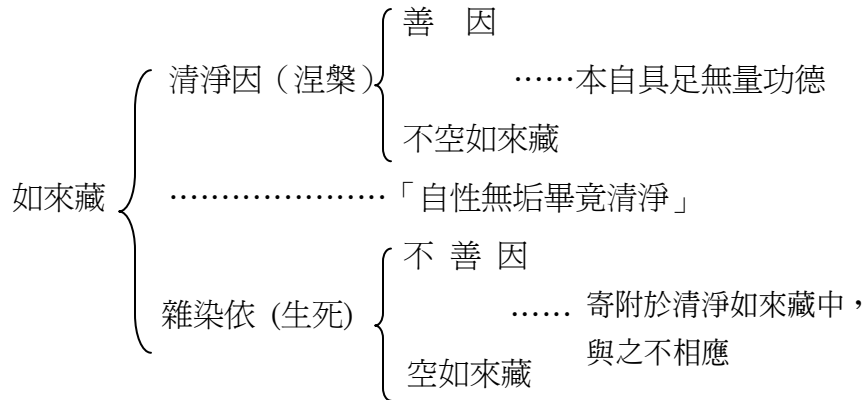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就大乘三系（性空唯名系、虛妄唯識系、真常唯心系）而言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在原始阿含經與部派佛教中可以探索到其淵源，而真常唯心系（即如來藏說），則是大乘佛教的不共法：佛法中通常所講的業、輪迴、性空、緣起，都還是小乘中所共有的，唯有如來藏這一教說，為小乘所沒有的大乘特義，所以太虛大師說為「大乘不共小乘的特質」；而印順導師則稱其為「別教」。如來藏說在發展中結合了阿含經的「心清淨，為客塵所染」（成為如來藏之自性清淨心）；另引入大眾部之「如來色身實無邊際……諸佛壽量亦無邊際」說；通過「法身遍在」、「涅槃常住」（此為佛弟子對於佛陀涅槃以後，永恆的懷念而引發之思想）及「華嚴」等大乘經之「法法平等」、「法法涉入」等思想孕育完成。

二、大乘三系即大乘佛法對於「生死輪迴」及「涅槃解脫」二大問題的不同說明。

（甲）真常唯心系之如來藏說

- 1.「如來藏」有三義：「胎藏」、「界藏」、「攝藏」，胎藏為根本意義，指出如來之光明智慧莊嚴相好，在一切眾生之中本來具足，但未顯發，故以「如來藏」得名。它是直從眾生心中點出那自性清淨心，如《央掘魔羅經》說：「如來心於人生身中，具足無量相好，清淨莊嚴」，《大般涅槃經》更說：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。於是如來藏說便與真常我、真常心—真常唯心論，不可分離了。
- 2.《楞伽經》說：「如來藏是善不善因，能遍興造一切趣生，譬如伎兒，變現諸趣。……自性無垢，畢竟清淨」，此中說明了，依如來藏，成立生死與涅槃，眾生與佛，所以是「善與不善因」，也就是如來藏為不善的生死雜染因，也為善的清淨佛果因。《勝鬘經》亦說：「有二種如來藏空智；世尊，空如來藏，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；世尊，不空如來藏，遍於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」，本經成立清淨因（不空如來藏）—眾生身中本自具足之無漏清淨功德，由此而有菩提涅槃，這稱性功德是超越時空的永恆常在。而雜染依（空如來藏），卻

是外籟的，寄附在清淨的如來藏上，這稱為「客塵煩惱」，眾生，因此而生死輪迴，但這有漏煩惱習氣是與如來藏相離相異而不相應的，故稱為空如來藏。試以圖表列之：



3. 為佛性（如來藏）本有論，認為一切眾生均能成佛。
4. 空性（真如法性）與心識（清淨心）融成一片，無二無別。
5. 如來藏法門是「法身有色說」。從如來常恆不變，論到眾生因位，就是眾生有如來藏。如來涅槃（或法身）是有色的，如來藏當然也有色相。如《楞伽經》說：「如來藏自性清淨，轉三十二相，入於一切眾生身中」。

（乙）虛妄唯識系之如來藏說

1. 如來藏即是真如，也即是圓成實性，法性，法空性，法無我性，因為眾生未能證悟真如，真如為煩惱所遮蔽，不能顯發出來，所以稱為如來藏。而唯識學者說，一切法依阿賴耶識而現起，所以如來藏即阿賴耶識性一心性。以上是就「空性」與「心識」二者中之空性或「心識」之「性」而言，此為平等無差別法性，並未含攝任何清淨功德。真常學者是將空性與心識打成一片，是在「不一不異」中著重在不異；而唯識則著重在不一，因為真如（空性）是不生不滅的，而心識（虛妄的阿賴耶識）則為有為的生滅無常。
2. 真常者說如來藏為自性清淨心，唯識者認為這是針對心的性而說，阿賴耶識是有為生滅相，而阿賴耶性，即是真如。所以這是約心的不生滅性而說的，並非眾生已有無漏清淨的心。所以唯識認為「如來藏」不能做為生死雜染之因依，因為真如法性平等無差別，如何去說明千差萬別的有為生滅世間？因此要以「阿賴耶識」成立生死流轉與涅槃解脫。
3. 唯識者所稱之無漏真如法性（圓成實性）是寄附之於有漏的阿賴耶識上，而為無漏法界所攝，與真常論者恰恰相反。

4. 真常論者是以「一乘爲究竟，三乘爲方便」的，因爲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具足無量清淨功德，個個可成佛。而唯識學者與此則相反，主張「三乘爲究竟，一乘爲方便」，認爲有些眾生是不能成佛的，要視有無成佛之無漏種子而定。

(丙) 中觀（性空唯名系）之如來藏說

1. 中觀學者認爲前二系均爲方便教，它們均是以「唯心」爲本，不了解法空性，認爲有空但歸結於不空。而本系則認爲是心物緣起之中道—所謂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，沒有一法是不空的。
2. 如來藏爲法空性、法無我性之異名，生死與涅槃並不一定要用一個「有我之不變常」的如來藏說及「相續常」的阿賴耶識才能安立。從「諸法無我」作橋樑來貫通生死之「諸行無常」及解脫之「涅槃寂靜」，所以「三法印」發展而成之「一切法空性」之一實相印，即可成立生死與涅槃，關鍵僅在般若與空性相應（無爲）及不相應（有爲）而已！
3. 依於性空緣起的深義，所以是確信「一乘」的，認爲一切眾生均有成佛之「可能性」，但並不像真常學者，說是本具一切稱性功德。不像唯識學者，說阿賴耶識，本有一切無漏種子，中觀者信解因果如幻的三世觀，染淨無實的隨緣觀，決不會落入非先有自性不可的見地。
4. 《法華經》的繫珠喻，一般均認爲是佛性本有論，實際是「珠因他人之施與而有」（如同菩提心是因善知識之教授而留駐心中，久而忘失，經人提醒而記得），因此這是佛性緣起論，如《法華經》上說：「諸佛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，佛種從緣起，是故說一乘。」

三. 結論：

- (1) 「如來」一詞所有的兩種意義，是佛法與世俗神教的差別（佛教之如來指的是如諸法安隱道而來；而神教者則視爲是生死輪迴之生命主體）。
- (2) 在佛法中，不但五蘊無我，即使證入正法，也還是無我—「不復見我，唯見正法」。體悟「正法」是自然法，而非人格法，這是佛法與神教的最大區別。
- (3) 不過，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，在理論上，指出眾生本有的清淨因，人人可以成佛的可能性。在修行上，不用向外馳求，依於自身的三寶性—如來性，精進修行來求其實現。這一「爲人生善」的切要方法，在宗教的實踐精神上，有著高度的價值。